

附校  
勘記  
孟子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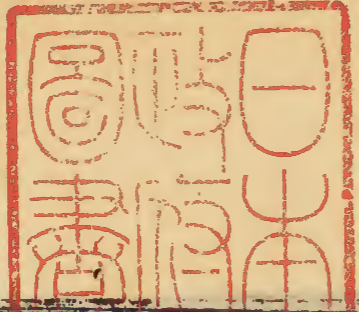
卷之五上下  
滕文公上  
卷之六上下  
滕文公下

漢書門類			
二六	一七	二五	三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39
冊數	160 (157)
函號	276 29



教部省  
文庫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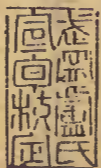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五上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孫奭疏



趙氏注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謚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曼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古道

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

疏

正義曰前篇章首論公孫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故曰公孫丑為篇題蓋謂行政莫大乎反古之道是以

此篇滕文公尊敬孟子問以古道如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遂以目為篇題不亦宜乎故次公孫丑之篇所以揭滕文

公為此篇之題也此篇凡十五章趙注分之遂成上下卷據此上卷凡五章而已一章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二章

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三章言尊賢師智采人之善修學校勸禮義勅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四章言神

農務本教於世民許行蔽道君臣同耕陳相背師降于幽谷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叙以正之五章言聖人緣情制禮以

直正枉其餘十章趙注分為下卷各有叙焉。注滕文公至題篇。正義曰案春秋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

孟子注疏卷第五上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乃長滕侯隱公七年杜預注云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是滕文公之國即滕侯之後也謚法曰慈惠愛民曰忠信接禮曰文論語第十五篇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俎豆之事則常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遂以為之篇題故也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文公為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

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故勉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從楚還復詣孟子孟子

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惟有

行善耳復何疑邪威觀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

道一而已矣惟有威觀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

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成觀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我亦能為之

何為畏彼之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

若是言欲有為當若顏淵庶幾成觀不畏乃能有所成耳又以此勉世子也公明儀曰文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法則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雖滕

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十里子男之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

疾不瘳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憤亂乃得瘳愈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也疏

公為世子至厥疾不瘳正義曰此章言人上當則聖人秉

仁行義者也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者世子諸侯適子之稱也言滕文公為世

子之時往楚國而在宋國過見孟子孟子乃與世子文公道

其人性皆有善但當行之而已凡有言則必以堯舜為言蓋

堯舜古之受禪之帝其治國所行之事皆為後世所法故言

必堯舜之事言於世子文公以其欲勉世子文公也文公者  
後謚世子為文公也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者是世子文公  
自宋而見孟子之後往至楚國又自楚國反歸復見孟子於  
宋國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者孟子見世  
子復見再有所問乃曰世子是疑我言有不盡故復見乎言  
道之在天下而巳惟當善行焉何必復疑而再欲問邪成  
颺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者孟子又  
引往日成颺嘗謂齊景公曰彼之尊貴者即丈夫也我亦丈  
夫也言即一耳我何為畏之哉是言我能為之亦如彼之尊  
貴矣又何畏顏淵有曰舜何人也我何人也亦言其人即一  
耳但有能為之者亦若此舜矣故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  
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者孟子  
又以公明儀有曰文王者我師法者也周公豈欺我哉言  
周公我亦信而師法之耳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  
以為善國者孟子謂世子言今之滕國之地絕長補短其廣  
大亦將有五十里也尚可以為行善之國也五十里者子男  
之國也故曰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者  
此蓋今之尚書說命之篇文也孟子引書云若藥之攻人入  
服之不以瞑眩憤亂則其疾以不愈也所以引此者蓋孟子  
恐云今滕國絕長補短將有五十里猶可為善國有致世子

之所嫌乃引此而喻之抑亦所謂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之意  
而解世子又有以勸勉焉○注文公為世子至勉世子也○  
正義曰此蓋古紀世本之文也云滕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  
定公相直其子元公洪與文公相直後世因避諱之故更考  
公為定公元公為文公以其能安民大慮故以定為諱以其  
能慈惠愛民故以文為諱魯有文公定公之號周有文王定  
王之名其諱雖與滕君同然稱其實蓋不無異焉凡稱公者  
蓋占者天子有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伯  
小國稱子男之君亦得稱公者非僭之也以其國人尊之故  
稱公而已○注云成颺勇果者也公明儀賢者也○正義曰  
以意推之則成颺之勇果公明儀之賢者可知矣人亦未詳  
禮於檀弓有公明儀而注亦無所說亦以孟子之時事罕有  
所載學者亦不必規規務求極焉○注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瘳○正義曰商書說命篇孔氏傳云開汝心沃我心如服藥  
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  
欲其出切言以自警

**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  
**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

世子之傅也大  
故謂大喪也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  
孟子歸在鄒也  
孟子

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  
不亦善也問此亦其善也  
曾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

孝矣  
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  
諸侯

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齋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

之  
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事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齋疏齋衰也飭糜粥也  
然友

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

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  
父兄百官滕文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

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  
且志曰喪祭從先祖

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

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故曰吾有所受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

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

我問孟子  
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為我問孟子當

何以服其心使其信我也  
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

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

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  
孟子言如是不

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歆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

即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之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

偃是在世子上之所欲下以爲俗尚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在世子聞之知其五

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諸侯五

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

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方四

諸侯之賓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慙疏滕定公薨至弔者大

悴哀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已悅正義曰此章言

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滕定

公薨者滕文公之父死也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

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

子然後行事者然友世子之傳也世子謂然友言往日孟子

曾與我言於宋國之事於我心至今常存終不爲忘之也今

也不幸至於父喪之大故我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其父

喪之事然友之鄉問於孟子以世子所問之事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

乃往鄒國問孟子以世子所問之事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

固所自盡也者孟子曰然友謂不亦善乎然友以世子所問也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至三

代共之者孟子以此答然友之問言曾子謂父母在生之時

當以禮奉事之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是其禮也父母死之

時當以禮安葬之如辟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

之是其禮也及祭之禮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陳其簋簠而

哀戚之是也能如此則可謂之能孝者矣如問其諸侯所行

之禮則我未之學也雖然爲未嘗學諸侯之禮我嘗聞知之

矣言嘗聞三年父母之喪以齋疏齋衰之服以麇粥之食凡

此三年之喪自上至於天子而下達於庶人三代夏商周共

為三年之喪不可言其不可反背先君而以自為三年喪之  
 禮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百官言之  
 後復引記有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我但有所承受  
 之也不可於己身獨改更為三年喪耳滕與魯同姓俱出魯  
 周公之後故云吾宗國魯先君志記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  
 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  
 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者滕文公既定為三年之喪禮而父  
 兄百官見之皆不為乃復謂然友曰我所往他日未嘗學  
 問禮但好驅馳走馬試劍事今也定為三年之喪其不能盡  
 見之皆謂我志不足以行此三年之喪恐其不能盡於大事  
 之禮子復為我之鄒問孟子以爲如何當使父兄百官服其  
 心而信我也然友復之鄒問孟子以爲如何當使父兄百官服其  
 其命復往鄒國見孟子而問焉孟子曰不可以他求也孔子  
 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  
 哀先之也至是在世子者孟子荅然友為世子之問言如此  
 則不可更以他事求也惟當以哀戚感之耳故引孔子曰國  
 君之薨其政事皆委冢宰大臣聽行之嗣君者但歠糜粥而  
 不食面之顏色亦變為甚黑之色即喪位而哀哭之故百官  
 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是所謂上有所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耳且君子之德如風也小人之德如草也草加之風必偃

伏而從風所趨耳是在世子但以身率之爾凡此皆孟子荅  
 然友為世子之問而以此復教之矣然友反命世子曰是誠  
 在我者然友自問孟子之後乃以孟子之言反歸告於世子  
 世子於是五月居於喪廬不敢入處故未有命以令人未有  
 戒以號人以其在外思之而不言也百官族人皆以為知禮  
 能行三年之喪乃曰可謂曰知以其百官族人皆以為知禮  
 也及至葬日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者言  
 泣之哀而形於聲於是弔之者皆大悅以喜其有孝行也○  
 注定公文公父也○正義曰說在前段已詳矣○注曾子傳  
 孔子之言○正義曰案論語孟孫問孝於孔子孔子對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曾子傳孔子之言而云  
 孟子所以引為曾子言矣○注滕魯國同姓俱出魯周公之  
 後○正義曰案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與薛侯爭長薛侯曰我  
 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  
 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侯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  
 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  
 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賜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  
 許之乃長滕侯杜預云薛任姓以此推之則知滕君為魯之後  
 與魯同姓也○注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至孟子也○正義

曰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志之屬也兩說者其意皆行謂之父兄百官言亦行謂之世子亦行但不逆意則可矣○注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正義曰案左傳隱公元年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父大喪記云父母之喪居倚廬是也 滕文

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問治國之道也使怠惰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詩邶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為綯綯絞也及爾

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民之為道也有

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

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

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義與上篇同孟子既為齊

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為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

於民有制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陽虎曰為

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

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

助者藉也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

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

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

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取人徹取

物也藉者借也猶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

於貢貢者按數歲以為常類而上之民供龍子古賢人也言治樂歲粒米狼

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於貢也



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  
 不足則必取盈焉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指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為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饑歲民人糞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饑穰以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為多少與民同之也  
 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  
 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于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少轉戶溝壑安可以為民之父母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父母也  
 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閱其勤勞也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

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愷及其私田也猶殷人助者為有公田耳此周詩也  
 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之時亦有助之之制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以學習禮教化於國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義射者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  
 猶洪範曰彝倫攸序謂其常事有序者也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予之國詩大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修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

使畢戰問井地

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為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

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

祿不平

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慢鄰國乃可均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為祿也周禮小司徒云

乃經土地而井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

是故暴君汙吏必慢

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暴君殘虐之君

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差故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

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褊小謂五十里也為有也雖小

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為善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

賦

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為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

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法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

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

畝餘夫二十五畝

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圭潔也上田故謂

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繡士無潔田也非田之民義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當征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死徙無出鄉

死謂葬死也徙謂受土易居也鄉田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為功也

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

親睦

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大宰曰八日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

惡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  
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和睦也  
方里而井井九

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

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方一里者九

地為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

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為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先公後私

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

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  
之則在君與子矣

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而加  
慈惠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撫循也  
滕文公問為國至則在君與子矣

之也  
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修學校勸禮義救民事正

經界均井田賦十一則為國之大本也  
滕文公問為國者勝

文公問孟子治國之道惟民事當急而不可緩也  
詩云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者此蓋詩之邪風七月之

篇文也言民事於日中則取茅夜中以索綯絢絞索也晝田

中也宵夜中也及爾閒暇之時則亟疾乘蓋其野外之屋春

車始興以為播百穀為也以其民事常無休已孟子所以引

此而教之文公也亦欲文公教民如此者焉民之為道也有

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

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

民而可為也者此義同前篇此所以復言之者以其前篇孟

子為齊宣陳之也此篇蓋因文公為治國之道故孟子復此

為荅遂兩載焉此更不說是因文公為治國之道故孟子復此

有制者言古之賢君必身行恭儉恭則不侮人儉則不奪人

非特不侮人不奪人且又禮下接於賢人其取民之賦又有

仁不富矣者陽虎魯季氏之家臣也孟子言陽虎有云凡為

富者則常聚民之財賄為己所有故不仁凡為仁者以其常

務博施濟眾故不能富矣孟子今引之而教文公者蓋欲使

得其中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之矣故藉借也夏后氏與殷人周人之稱不同者蓋禹之受  
禪以繼舜有天下故夏稱后后君也殷周以征伐順人心而  
有天下故云人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  
按數歲之中以爲常者龍子蓋古之賢人也孟子言龍子有  
云治上地之賦莫善於助者莫不善於貢也以其助則借  
民力而耕之其所出在歲之所熟如何耳貢者以其撿按數  
歲之中以爲有常之例也其歲之所熟則貢之數亦然歲之  
荒則貢之數亦然益以歲荒則有損於民也故曰莫善於助  
莫不善於貢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不爲虐則寡取之凶  
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者此亦孟子自解其上文之  
言也言豐樂之歲其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足則以取滿其  
則以寡取之凶荒之年糞其田尚不足則以取滿其常數焉  
是則按數歲之中以爲常之意也爲民父母使民瞻盼然將  
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  
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孟子言人君爲下民之使老稚轉乎  
盼相顧將至終歲勤勞動不得以瞻養其父母人君在上  
又更稱貸而益之以滿其常數之貢致使老少羸弱飢餓而  
轉尸於溝壑之中如此安更可在上爲下民父母也言其不  
足以爲民父母矣以其爲民父母當于養其民不當如此故  
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孟子言今夫滕國於世祿固已知行

之矣但亦當憐憫民之老幼與其勤勞者也世祿者以其有  
功德之臣則世祿之賜其土地也謂其子雖未任居官得食  
其父之祿亦必有土地祿之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  
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者此詩蓋小雅大田之  
篇文也惟助至助也孟子又自言之因詩而解周之亦助也  
其詩蓋謂民樂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及公田次及我等私田  
也孟子緣此而觀之遂知雖周百畝而徹取之賦其亦有助  
之制焉以其惟行助則爲有公田如貢徹則非有公田矣孟  
子於此所以復辨其周之亦有公田如貢徹則非有公田矣  
善於助之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者此孟子賦蓋謂其  
富而教之之意也言又不停止於制民之賦而已既制其祿  
又當開設爲之庠序學校以教之矣故曰庠者養也按者教  
也序者射也至是爲王者師也者此孟子欲詳說其庠序學  
按之意也言庠者所以養耆老於此者也按者所以教禮義  
於此者也序者所以講射於此而行尊卑揖遜之禮者也夏  
代之時謂之按殷之時謂之序周之時謂之庠然則爲學則三  
代皆共之皆所以於此而明人倫之序大倫既備明於上小  
民既親之於其下如有王者興起而用之必來取法於此是  
爲王者之師也孟子所以區區爲滕文公言及此又欲文公  
由此化民成俗故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

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者詩云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  
其時周雖自后稷以來但為之舊邦其受王命復脩治而維  
新之是文王之謂也孟子言文公但能行如此而脩治亦  
以新子之國矣以其欲以此勉文公使庶幾新其國也使畢  
戰問井地畢戰滕文公之臣也滕文公自問為國之道孟子  
告之民事貢賦救禮義之意其後又使其臣畢戰問孟子以  
井地之制也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必勉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者而以  
至在君與子矣皆孟子答畢戰問井地之制也孟子言子之  
君將欲行其仁政選擇而使子來問以井地之制子必當勉  
力與民同行之耳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如經界不能正之  
則井地由此不均齊井地不均則穀祿亦不平矣穀所以為  
祿故云穀祿是故暴君汗吏必慢其經界所以告之以此者孟  
此故暴虐之君汗濫之吏必慢其經界也故如是云然經界既  
以正則田由此而分平祿由是而得制是其分田制祿可坐  
而定之也以言其易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  
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孟子言今夫滕  
國土壤之地褊小即止於五十里然將為之君子人焉為之  
野人焉以其無君子則莫能治其野人無野人則莫能養其

君子孟子所以言此也蓋以滕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足以  
為善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至若夫潤澤之  
則在君與子矣者此皆孟子欲滕國為善政故以是請教之  
也今言請於郊野行井田之法使貢自賦以九一而助佐公田為之賦  
國中廛園以什一之法使貢自賦以九一而助佐公田為之賦  
自鄉以下皆有其圭田謂之圭田者所以名其潔而供祭祀  
之田也言自鄉以下皆受此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以  
其一家之人受田其餘老少尚有餘力者亦受此圭田二十  
五畝而已死徙無出鄉以其死葬易居無出其本鄉耳鄉田  
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以其謂  
同鄉之田共井之家者凡有出入皆相交為伴所以同其  
心也相助以守而此不可以威武奪相助以望而彼不得以  
投隙來疾病則相扶持其羸弱而救其困急則百姓於是相  
親和睦矣方里而井以其方一里之地為之井田九百畝以  
其一井之田有九百畝其中為公田以其入口之家皆受八  
百畝為公田之苗稼入家皆私百畝以其入口之家皆受八  
百畝以為己之私田苗稼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以其入口之家同共耕養其公田及至公田之事了畢然後  
耕治己之私田以為己之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所以為野人  
之事以別於士伍者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

子矣孟子言此則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若夫加之以慈惠潤澤之則有在於滕君與子矣子者稱畢戰爲子也○注詩邠風七月之篇至無休已○正義曰毛氏云宵夜也絢絞也乘升也箋云爾女也汝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急也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期來年百穀于公社也此詩蓋陳王業之艱難○注陽虎魯季氏家臣非賢者也○正義曰案論語云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孔傳云陽貨陽虎也季氏之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是則姓陽名虎字貨也孔子不見所以知其非賢故也○注詩小雅大田之篇至亦助也○正義曰此蓋幽王之詩也箋云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令天注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注洪範彝倫攸敘○正義曰孔安國云彝倫常道也言常道所以次敘也洪大也範道也此箕子陳之於武王者也○注詩大雅文王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言文王受命作周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一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注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正義曰鄭注云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鄭玄云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者有

一易者有再易者通率二而當一是一之謂井牧昔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注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正義曰鄭司農云園廩亦輕之者廩無穀園少利也○注周禮曰餘夫亦如之王制曰夫圭田無征○正義曰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夫圭田無征者鄭氏云夫猶治也征稅也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在近郊之地者也○注周禮大宰曰八日友以任得民○正義曰案大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入曰友以任得民九曰數以富得民注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牧州長也長諸侯也師諸侯師氏有德行教民者也儒諸侯係氏有六藝以教民者也宗繼別爲大宗牧族者也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至不絕者也吏小吏在鄉邑者友謂同井相合耦勸作者數亦有虞掌其政令爲之厲禁者使其地之民守其財物者此大宰之職有是以掌之也

孟子注疏卷第五上

卷第五上

中庸精義中又書  
中而理樓藏中精

南昌縣知縣陳煦乘

孟子注疏卷五上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旻公於當時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作文公於當時宋本無於當時三字

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考文

古本作若弟子之問師故以題篇

慈惠愛民曰

此下脫文字閩本同監毛本增是也

考公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麋作麋音義云從禾作麋是也考文古本考公作孝公下同

似後世避諱

孔本似作以

故勉世子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欲勸勉世子也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作夫天下之道一言已矣孔本韓本作夫天下之道

一言而已考文古本足利本一而已矣作一言而已

復何疑邪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邪作也

同丈夫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耳字

何為畏彼之哉

閩本同監毛本考文古本作我何為畏之哉孔本韓本無彼字

言欲有為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為上有所字

可得大五十里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大誤夫

若藥不瞑眩

音義云又作眠眊音義云瞑或作偵

瞑眩憤亂

音義云瞑或作偵

乃得瘳愈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德惠乃洽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無也字足利本洽作治非

章指言人

韓本人下有主字 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

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

言人上當則聖人

閩本同監毛本上作主案此約章指文上當當作當上監本剗改作主非

齋疏之服

閩監毛三本孔本齋作齊韓本作齋案音義出齋疏作齋採用音義也○按作齋者經典假借字也作齋者正字也作齋者齋之誤

三代以事

閩監毛三本本事作前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事作來

齊衰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考文古本衰作綴案音義出綴字云或作衰

糜粥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糜作糜音義出糜字云字亦作糜案糜字大誤

滕文同姓異姓諸臣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文作之

且志曰

此與左傳且諺曰匪宅是卜惟鄰是卜文法正同依趙注疑且字下奪曰字左傳亦然

言我轉有所受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受上有承字廖本承作丞



故曰吾有所受

閩監毛三本下有也字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句無者是

使其信我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以君先哀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故浦鐘云率誤哀非也

草上之風

閩監毛三本同石經廖本孔本韓本上作尚

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已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已字

章指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

謂也

鄭書之屬也

閩監毛三本書作志

父大喪記云

父又之誤閩監毛三本不誤大喪當作喪大

詩云

石經孔本韓本同閩本云誤曰監毛本承其誤

晝爾于茅

音義張云或作苗誤也○按土相見禮在野則曰草茅之臣注古文茅作苗是茅苗古通用張說非也茅山古曰苗山魏有苗茨之碑即茅茨之碑

有恒產者有恒心

石經恒諱作常下同

放邪侈

放下脫僻字今補正閩監毛三本不脫宋本孔本韓本僻作辟侈音義張云諸本作移誤也案作移者別

是一本非誤也說見前

是罔民也

音義張云罔或作司誤也案作司者即今之伺字

不過十一之制也

十字此本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十作什

殷人七十而助

石經殷諱作商下同

徹猶取人徹取物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上取字無者是

故謂之莫不善於貢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無於貢二字

而反以常數少取之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足利本數作類

民人糞其田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糞下有治字

與民同之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使民盼盼然

音義丁作胼○按盼字見說文云恨視兒但趙注以勤苦不休息為訓趙作胼不作盼也說文胼蠻布也胼振也胼胼古通用胼胼猶肩肩方言曰肩肩不安也

安也

至使老少轉尸溝壑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少作小尸作乎岳本孔本韓本少作小足利本尸下有乎字

有乎字

其子雖未任居官

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考文古本任作士音義出未任音壬作任是也

得世食其父祿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得作則

猶殷人助者

宋本孔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韓本猶作惟案猶當獨字之誤閩本改為惟

非也

知雖周家之時亦有助之之制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亦有助之之制也作

亦助也孔本韓本足利本

本亦有助之之制也作本之時之制無之字

謂其常事有序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謂常事所序也考文古本無其字有作所

其命惟新

石經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惟作維

詩大雅文王之篇

補此本誤重文字

井地不鈞

石經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鈞作均

勿慢鄰國

此本慢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本作侵案侵是也

小司徒云

此本云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曰

而井其田野補案井下應有牧字

不正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不正本也

時行重法賦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法字

所以供祭祀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上田宋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上作士

其餘老小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小作少

亦如上中下之制也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制誤等

皆不當征賦也此本當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出

時無圭田餘夫時宋本作詩誤也

謂受土易居也肥磽也上也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受作爰上也作平考

文古本上也作平。按作爰作平是爰土即國語之轅田賈侍中云轅易也為易田之法左傳作爰田食貨志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公羊傳注曰三年一換土易居然則爰者換也平肥磽者謂一易之地家百畝再易之地家二百畝三易之地家三百畝無偏枯不均也

助察姦惡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惡字

和睦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睦和也為是

地為一井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地字

以為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井字一

作二。按無井字非也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取焉一作二是也此二畝半合城保二畝半是為五畝之宅

別於士伍者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伍作位

章指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足利本善之至也韓本脫此四字學校勸禮義勅民事正經界鈞孔本韓本井田賦什一則為國之大本也

子必勉下脫之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蓋目至在君與子矣閩監毛三本蓋目作而以今據改

而未有天命閩監毛三本未作永

四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八曰上脫五日宗以族得民六曰主

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三句閩監毛三本不脫

孟子注疏卷五上投勘記

奉新趙儀吉校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五下

奉新趙儀吉校

滕文公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

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神農三皇

之君炎帝神農氏許姓行名也治為神農之道者踵至也廛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為氓氓野人也文公與

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搗屨織席以為食文公

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貧也搗猶叩搽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飲食也陳

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

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良

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幸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

棄其學而學焉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陳相見孟子

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

也陳相言許行以為滕君未達至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

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

惡得賢相言許子以為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其力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當身自具其食兼

治民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為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為賢君乎三皇之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者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曰

然相曰然許子自種之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

衣之曰否許子衣褐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或曰褐桌衣也一

曰粗布許子冠乎孟子問相冠乎曰冠相曰冠也曰奚冠孟子問許子何

冠也曰冠素相曰許子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相

許子以粟易素曰許子奚為不自織孟子曰許子自織素乎曰害於

耕相曰織紡害於耕故不自織也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爨

也孟子曰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為犁用之耕否邪曰然相曰用之自為之與孟子

子自治鐵陶瓦器邪曰否以粟易之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易之也以粟易械

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為

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官

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

不憚煩械器之摠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何以為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為不自陶冶舍者

止也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官宅中而用之何為反與百工交易紛紛而為之煩也曰百工之事

固不可耕且爲也

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故交易也

然則治天下

獨可耕且爲與

孟子言百工各爲其事尚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

此反可耕且爲邪欲以窮許行之非賤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得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者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

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

而路也

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

乃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人以羸困之路也故曰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

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勞心君也勞力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

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者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

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

登禽獸偏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

之舉舜而敷治焉

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升

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獨憂念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是言治其土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也掌主也

火之官猶古之火正也烈熾益視山澤草木熾者而焚之故禽獸逃匿而奔走遠竄也

禹疏九河

濶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

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

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疏通也濶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

地可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門而不入書曰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如此寧可得耕也

后

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棄為后稷也樹

種藝殖也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人之有道也飽食煖

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

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子

兄弟朋友貴信是為契之所教也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

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放勳堯號也遭水災恐其小民

放僻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從而振其羸窮德思惠之德也聖人之憂

民如此而暇耕乎重喻陳相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

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

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

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為已憂農夫以百畝不易

治為已憂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天下

天下者難得也故言以天下傳與人尚為易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

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

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

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

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盛而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

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巍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

聞變於夷者也言以諸夏之禮義化變蠻夷之人耳未聞變化於夷蠻之人同其道也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

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陳良生於楚北遊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也所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非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

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

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

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

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有若之貌

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為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皜皜曰甚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於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也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

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

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此今

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馱鳥耳馱博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馱應陰而後勸者也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馱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止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於幽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

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詩魯頌闕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周家

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蠻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為不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所以責陳相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

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

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

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

陳相復為孟子言此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價不相為詐不相欺愚

言同價故曰市無二價者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

蕝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

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

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蕝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價豈可同哉

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履

也小細履也如使同價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哉時許子教

人偽者耳安能治其國家者也

**疏**曰此章言神農之言至惡能治國家○正義

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物情謂之淳樸者有

為神農者許行至願受一塵而為氓者神農炎帝氏也許行

南蠻之人也姓許名行也自楚蠻之地往滕國至門而言告

於文公曰我是遠方楚蠻之人聞滕君行仁政於此我今所

以來至心願受一塵居之以為之氓也氓野人之稱已說在

孫丑篇文公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相履織席以為食言

文公乃與許行之居而處之其許行之徒弟有數十人皆衣

短褐叩採織履席以供其飲食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

至願為聖人氓陳良儒者也陳相與其弟辛二人皆陳良徒

弟也言陳良徒弟陳相與其弟辛背負其耒耜而從宋國往

滕國而向滕君曰我聞知君行聖人之政事是為聖人者也

今願為聖人之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言

陳相至滕乃見許行而大悅樂之遂盡棄去陳良之儒學而

政事朝食曰饗夕曰飧今也滕君乃取財稅而有倉廩府庫之富則是厲病其民以自奉養也安得謂之賢君乎倉廩釋名曰倉藏也藏穀物也廩倉有屋曰廩孟子問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陳相荅之以爲許行是自種而後食也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問許子不自紡織其布爲衣以其即著許子也曰然陳相荅之許子問許子戴冠乎曰冠陳相荅之許子戴冠也曰奚冠孟子又問許子戴何冠曰冠素陳相荅之許子問許子以素爲之爾素烏也曰自織之歟孟子又問許子以素爲冠其自織之歟曰否以粟易之陳相荅之許子問許子何冠以粟更易之而已曰許子奚爲不自織孟子又問許子何爲而不自織爲之乎曰害於耕陳相荅之以謂許子不自織爲之也以其自織者斯害於耕也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爲乎孟子又問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爲犁用之耕否乎曰然陳相荅之以爲許子用之也自爲之歟孟子又問許子自爲釜甑炊食鐵犁耕乎曰否以粟易之陳相荅之以爲許子不自爲也曰以粟更易之而已以粟易之陳相荅之以爲許子至何許子之不憚煩孟子又復問以許子將粟更易械器者夫哉陶作瓦器之匠也治鑄金之匠也且許子何不自爲之

陶治止皆取其宮室之中而用之乎何爲更紛紛然交易於百工歟何許子之不畏其煩故以此欲排之陳相也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陳相又荅之以謂百工之事固不可耕日爲之也所以用交易而用之耳然則治天不獨可耕且爲政事以治天下歟陳相及此以應荅故孟子一向自言而排之乃曰有大人之事大人之事則國君行教化也有小人之事即農工商也且以一人之身而用百工之所作爲備具如必皆用自爲然後方行用之也此則驅率天下之人以爲困之路也又一說云如此是驅率天下之人如道路之人但泛視而不知上下貴賤相待故以此說據下文意義相通堪以爲知有上下貴賤相待故以此說據下文意義相通堪以爲說爲尚所及亡羸困之路者但趙注之說耳詳而推之羸困之路不若此說故曰或勞心或勞力至天下之通義也者此下文之如此也言天下之人有但或勞其力但或勞其心者勞其心所以制政教而治天下之人耳勞其力所以見治於上而己見治於上之人者竭力治公田以奉養上之人也治天下之人者以其爵祿皆出民之賦稅故食於人而已言此是天下通義人所常行者也上之人君爲言也下之人民爲言也以此推之則上下貴賤有所相待耳當堯之時天下猶

五經卷之六

七



與其人尚以為易也為天下得其人而治天下者猶以為難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  
名焉至亦不用於耕耳孟子又引孔子有云大哉堯帝之為  
君也惟蕩蕩然其德之大而不可尚惟堯帝又能則法上天而  
蕩蕩其覆載之德人亦不能指名而窮極之故也德於堯如  
此其大故孔子所以曰大哉堯之為君哉舜也巍巍乎其  
功德之大如此而天下之事未嘗自與及焉無他以其急於  
得人而輔之耳所以但無為而享之故不必自與及焉然則  
堯帝舜帝之治天下豈為無所用其心哉以此者蓋欲排許  
得賢亦且不用於躬耕耳孟子所以言至於此者蓋欲排許  
謂之於陳相欲以滕君與民並耕而食故演之以此也為不  
言變矣者此蓋孟子又欲以此而譏陳相學於許行者也言  
其聞用中夏之禮義而變化於蠻夷之人未聞以蠻夷之道  
而變化於中夏也且陳良自楚國而生也悅樂其周公仲尼  
之大道乃自楚之南而往北求學於中國蓋中國以楚地觀  
之則中國在北之地故也北方之學者未能有人或先之陳  
良彼陳良所謂豪傑過人之士者也子之兄弟以師事數十  
年矣至師死而遂背去其所學而學於許行故以此而譏之

言往曰孔子喪沒至於三年之外其門人有治墻任而將歸  
室者乃至子貢之所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乃至悲不成  
聲然後歸之室復感發子貢追思孔子又反至築室於孔子  
冢上之壇獨居又至三年然後方辭冢室而歸處又及他日  
子夏曰孔子事孔子之禮且夕奉事有子至勉強曾子同以此  
以事之曾子曰乃曰不可言江漢以濯之則至清而不可汚秋陽  
以曝之則至明而不可掩其孔子如此江漢秋陽皜皜然清  
潔明白不可得而尚耳故不可以有若此之而以事孔子之  
禮事之也孟子所以言之以此者蓋謂孔子之死至三年之  
久而門人尚歸與子貢相向而哭乃至悲而不成聲又感于  
貢復築室於冢上而追思之以至子張子游子夏欲慰其心  
思乃強曾子同以孔子之禮而事之有若曾子尚不  
忍以有若加於孔子而今日事孔子之禮而事之有若曾子尚  
以背去之而欲以許行為師而就學之何忍之如是邪故以  
此非之然前又所謂用夏變夷即陳良北學中國以周公仲  
尼之道為悅是又孟子明言之也豈見如許行陳相兄弟用  
蠻夷之事而欲變於滕國也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  
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至為不善變矣孟子言今也許行之  
南蠻馱舌之惡如於鳥者也所行皆非先王之正道而子之

兄弟皆背去其己之師陳良而以學許行是亦有異於曾子不忍以有若加孔子矣我聞出自幽谷之內而遷登于高大之木者未聞有下高大之木而遷入于幽谷之內者又魯頌闕宮之篇有曰戎狄之人不善周公於是膺擊之荆舒之人亦不善周公於是膺擊之不善變更者矣蓋我狄荆舒皆南蠻之地也然周公一則膺擊之一則但懲誠之是何邪夫以戎狄之地遠荆舒之地近以遠者有所膺擊則近者自然從而治也故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矣此孟子所以又執此而非之陳相兄弟學于許行為不善更變其師者焉從許子之意於孟子也言今從許行之道而行之則市道為美之許子之意於孟子也言今從許行之道而行之則物價貴賤則一而不一也國中亦無姦偽欺詐雖使五尺之童子往市中亦莫有人或敢欺瞞之也以其布與綃帛長短則同其價例則相若不異麻縷絲絮四者輕重又同而價例亦相若而更無高低五穀斗量多寡亦則同而價例亦相若亦相若而更無高低五穀斗量多寡亦則同而價例亦相若脚履大小亦同而價則相若凡此是皆市無二價也故此言於孟子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至惡能治國家此孟子又從而排之也言夫萬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至惡能治國家此孟子也然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其不同有如此而子

今以為上皆同之而無二價是使天下交爭而亂之也大履與小履同其價則人必為之小履而賣之而大履豈為之哉言此履之大小則其他物之貴賤不言而可知矣今從許行之道者是相驅率而作詐偽者也又安能治國家焉此孟子至終而闕之以此也○注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也○正義曰案皇甫謐曰易稱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是為炎帝班固云教民耕農故號曰神農○注禍馬衣至粗布衣也○正義曰案說文云編象襪也一日短衣也又曰袍也馬被衣也注古火正○正義曰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頌頊氏之子曰犁為祝融是為火正故也○注書曰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正義曰案孔傳云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啟禹之子禹治水過門不入開啟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注放勳堯名也○正義曰案徐廣云放勳號陶唐也孔安國云堯能放上也○正義曰案注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正義曰案史記云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營百畝南北廣十步東之無祠堂冢營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粉

雖離女貞五味兔檀之樹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注魯頌閟官之篇。正義曰此詩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箋云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艾荆與羣舒是其解也。墨者夷之因徐辟而

求見孟子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孟子曰吾固

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

自往見以辭卻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

來他日復往求見之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

見我且直之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之矣不直言吾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吾

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

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

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我聞夷子為墨道者墨者治喪貴薄

而賤厚夷子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已豈肯以薄為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事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徐子以告夷子可鄙足以為戒也吾欲以此攻之者也

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

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夷子名也蓋儒家者曰古之

治即若愛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為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親疎也但施愛之事先從已親屬始耳若此何為獨非墨

道也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

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

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親愛也夫夷子以為人愛

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耶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乘救之故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故救之耳夷子必以此况之未盡達人情者也故曰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

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由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已親等是為二本

故欲同其愛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

而委之於壑上世未制禮之時壑路傍坑壑也他日

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

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

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

亦必有道矣嘔相共食之也類額也泚汗出泚泚然也見其親為獸蟲所食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泚

泚然出於額非為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藁裡籠雨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

子仁人掩其親亦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

之矣孟子言是以為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之

猶言受命教矣疏墨者夷之至命之矣。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互同質而違中以直正枉憮

然改容而受命也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姓名也徐辟孟子弟子也言治墨家之道者夷之因

孟子弟子徐辟而見孟子也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正病且待病之瘥愈我以往而見之也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

子夷子聞孟子以為尚病故不來見至於他日復往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

見夷子復來求見遂不得已先言於徐子曰我今則可以見矣欲不見則不得直己之道而正之儒家先王之正道則泯

而不見我且見而直己之道而正彼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至是以所賤事親也此孟子以此告

徐子是其直己之道而正夷子也以其夷子既以厚葬其親而尚治其墨家之道故不知以此厚其親是儒家之正道而

已孟子所以反覆直而正之乃因徐子而告之曰我聞夷子治墨家之道者也夫墨者治喪不厚但以薄之是為其道也

夷子思以墨道以變易天下之化豈以薄其喪而不費之者也然而夷子葬其父母以厚為之則是以墨家所賤者而事

父母之親喪也以其墨家賤厚而貴薄也徐子以告夷子徐子因孟子此言以告之夷子也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

保赤子至施由親始此又夷子以言於徐子而以墨道為是也乃曰儒者之道有云古之人治民若保安赤子者是言何謂之乎是則以為恩愛之道無有差等之異也但施行恩愛之道當自父母之親為始耳我所以厚葬其親何為獨非以墨道也之夷子自稱己之名也徐子又以夷子此言告於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至亦必有道矣兄之子為若親愛其鄰家之赤子乎然彼夷子信以為人親愛其而云耳故亦不足怪也彼夷子必謂孺子有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故云愛無差等又以古之人若保赤子為言也蓋其赤子匍匐將入於井非赤子之罪惡也但以赤子未為愛無差等如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同是則親兄之子必亦得將入井然後救之矣是夷子未達人情者也且天之生萬物也皆使其由一本而出矣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己之親同是為有二本也又安知先王制禮而稱人之情以為之厚薄施於父子者不以同於兄弟行於同宗者不以行於鄰族也蓋上世於太古未制禮之時常有不葬其親者其親之死則擡舉而委棄於路傍坑壑之中他日子過之於此見其狐狸野獸食之蠅蚋飛蟲且共嘍食其子之額泚

泚然出汗故眦睨而不敢詳視夫子所以有泚泚然之汗於額而出者非為他人而慙也故如是而泚泚然而出於額也以其中心有所不忍其親之如是故自中心之所痛恨故發之於面目所以有泚泚然之汗出於額也蓋不忍之如是乃歸取藥裡籠而取土而掩掩之誠是其不忍其親之道也是則孝子仁人之心而掩其親亦必有道耳孟子所以言是者蓋非墨家薄葬為非而以厚葬為是故以直其正道矣夫以謂太古未制禮之時子有不忍其親為獸蟲所食尚知掩之之道况今之世先王所制定其禮而可蔽之墨家道而薄葬為是而以厚葬為非邪夷子既以能厚其親而尚不知以墨家之所薄為非所以執此而直之使正耳徐子以告夷子至命之矣者徐子又因孟子此言而告於夷子夷子乃憮然而覺悟其己之罪故頃然為問曰我今受孟子之教命而不敢逆矣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五下

孟監盧氏  
直直校定

而精嘉萬二千書  
用六經精藏中精

南昌縣知縣陳煦乘

孟子注疏卷五下技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炎帝神農氏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野人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野人之稱

捆屨

音義云張作裯

猶叩桮也

桮从木各本从手誤

以供飲食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飲食作食飲

當與民並耕

廖本當作常

兼治民事耳

此本民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如此廖本考文古本作政

故道若此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

石經廖本孔本閩本同監毛本韓本然誤而

孟子注疏卷五下技勘記

若今馬衣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上有者字

孟子問相冠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冠乎二字

曰自織之與

廖本孔本韓本此下有孟子曰許子自織素與注文九字此本及閩監毛三本並脫

孟子曰許子自織素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自有何為不三字。按

有者是也

織紡害於耕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紡作妨

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

諸本同一本治誤治

紛紛而為之煩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字之字

此反可耕且為邪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可下有得字

不得復若三皇之道也

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得作可

言許子不知禮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有小人之事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石經考文古本人作民

以羸困之路也

案音義出羸路云字亦作羸案此則宣公所見本無困之二字。按路與露古通用

露羸見於古書者多矣。大雅串夷載路鄭箋以瘠釋路俗人乃改瘠為應此添困之二字其繆同也

故曰是幸天下而路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九字無者是

勞心君也勞力民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心力下並有者字

所常行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是言治其土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治土也

猶古之火正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烈熾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熾者而焚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熾盛者而焚燒之。按熾盛是也熾盛謂草

木不謂火

而奔走遠竄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奔走二字

淪濟潔

音義丁云下他合切作濕誤也案說文濕為潔之正字乾濕字作溼作濕者乃正字非誤也丁說非詳音義按勘記

三過其門而不入

閩監毛本同廖本門上有家字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三過其家門而不得入

如此寧可得耕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也作乎廖本韓本無可字也作乎孔本與廖本同上有予

弗子三字考文古本無可字

樹藝五穀

石經樹諱作植

長幼有敘

石經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敘作序

司徒主人

考文古本主作得

是為契之所教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契之教也

放勳曰

石經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日作日音義出日云丁音駟或作日誤

匡之直之

石經匡諱作正

堯號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號作名案考文引堯之號也各注疏本皆無之字蓋誤衍

遭水災恐其小民放僻邪侈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岳本亦作恐宋本恐作愆閩

監毛三本災恐作逆行

然後又從而振其羸窮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又有復字

德恩惠之德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加德惠也

不易治為已憂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岳本考文古本易治作治易

德盛乎巍巍乎

宋本孔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韓本上乎作而

當以諸夏之禮義化變蠻夷之人耳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蠻夷作夷蠻閩

監毛三本當誤言

同其道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作則

不能有先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上有者字

可謂豪傑過人之士也

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可作所

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

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無禮字考文古本以作似無禮字

夏之五六月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考文古本五下有月字孔本韓本作夏五六月案注疏本並有之字

考文引作夏五六月當是誤脫也

白甚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甚白也

於聖人之坐席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於作放案音義出質放○按放是也

放者今之傲字

故不肯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駛舌

依注則當作鴟鴞者伯勞也見說文

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于作於

博勞鳥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鳥字

而後勸者也

閩監毛三本勸作勸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後勸作殺物是也詩正義引陳思王惡鳥

論云伯勞蓋賊害之鳥

止喬木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止作止

入於幽谷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入深谷

戎狄是膺

音義出膺擊云丁本作應案丁本注既作應則此經必亦作應也

言南蠻之人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蠻作夷

可使市無二價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價作買下同

不相為詐

閩監毛三本為作偽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詐作誕

不相欺愚小大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作不欺愚小大也孔本韓本作不欺愚小民也考文古本作不相欺愚小也○按愚小謂五尺之童也考文古本得之

謂丈尺

岳本作謂尺丈

皆言同價故曰市無二賈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言下有其

字無市字足利本無也字

或相什百

孔本同石經相什字漫漶餘同閩監毛三本韓本百作伯

豈肯作其細哉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哉上有者字

安能治其國家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章指言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子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

師降於幽谷不理萬

考文古本作万足利本作物韓本同情謂之敦考文引

敦作樸是以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敘以匡之也

說在孫丑篇

閩本同監本孫上剗增公字非也毛本同監本

文公之處

補公下當有與字監毛本亦脫

惡得其賢

閩監本同毛本去其字

許子子衣褐

補誤重子字監毛本不誤

皆欲君民並耕

並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此說為尚

此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所以亡羸困之路者

此本以作及下一字墨丁閩本如此監毛本羸作羸

此下文之如此也

此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至舉舜而敷治焉

舉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是以其大水橫流

以上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交馳於中國之道

交下二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乃獨自憂懼之

乃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案潯陽端記有云

端地之誤閩監毛三本不誤

稼穡種樹

種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斂曰稽也

日上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四曰嘉匪江

補案匪監毛本並作靡

其覆載之德

覆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其功德之大

其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急於得人而輔之耳

於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但急用心於得賢

得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至亦為不善變矣

閩監毛三本如此十行本作至亦不為言矣言下矣上一字墨丁

復往求見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不直言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言下有攻字

我聞夷子為墨道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欲以此道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思字

事其親也

事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事作奉

足以爲戒也吾欲以此攻之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上

以字者字

蓋儒家者曰古之治卽若愛赤子

蓋字卽若愛三字俱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

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蓋作言無者字卽作民愛作安

親疎也

親疎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相殊也

但施厚之事

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厚作愛

亦愛救之

亦愛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愛作驚

故謂之愛同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故字

但以赤子無知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上有此字下有非其罪惡四字孔本韓本同廖本無

此字

故曰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

考文古本無此十五字

舉而委之棄於壑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舉而委棄之壑中也

狐狸食之

石經狸作狸案詩取彼狐狸釋文唐石經皆作狸

蠅蚋姑嘜之

音義蚋作蠅張云諸本或作蠅誤也○按姑蓋謂蠅姑隋王劭說方言蠅姑字作姑見列子釋

文

蓋歸反藁裡而掩之

藁音義云或作藁

相共食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相作攢攢字是

是

亦有道矣

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有以也考文古本無亦字以字

章指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元同質而違中以直正

枉憮然改容蓋其理也

孟子注疏卷五下被勸記

奉新趙儀吉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六上

志園盧氏  
危國精固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趙注分上卷為之者也此卷凡有十章一章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二章言

以道正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三章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于祿踰牆之女人之所賤四章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餐五章言德修無小暴慢無強六章言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眾也七章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泚已甚矚之得宜正己直行不納於邪八章言從善改非坐以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九章言憂世饑亂勤以濟之義以待正之十章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取介守持凡此十章合上卷五章是滕文公一篇十有五章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  
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為孟子欲以是為介故言此介得無為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己信道故言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

當以皮冠而以旌故招之而不至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

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

招而往何哉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

樽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已則

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

妄見諸侯者何為也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

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尺小尋者尚可任大就小而以要其

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

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

簡子幸臣也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或以告王良良曰

請復之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強而後可強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十

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簡

子曰我使掌與女乘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謂王良良不

可王良不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

詭遇一朝而獲十範法也王良曰我為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

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不習於禮也詩云不失其馳舍矢

如被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

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臆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

雙奚同乘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

故請辭 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孟子引此以喻

知羞恥此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

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且子過矣枉已

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

**疏**

陳代曰至未有能直人者也。正義曰此章言修禮守

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也陳代曰不見諸侯  
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  
尋宜若可為也者陳代孟子弟子也問孟子以謂今不見諸  
侯是宜若小其身然今一往見諸侯大則行道可以輔佐君  
為王小則得行道而佐君為之霸且記云枉一尺而直其一  
尋宜若可以為之也尺十寸為尺尋十丈為尋也陳代欲孟  
子往見諸侯故以此言問之孟子曰昔齊景公田至何哉者  
孟子言往日齊國景公田獵招聘其虞人掌山澤苑囿之吏也然而  
有虞人不至者則將殺戮之虞人掌山澤苑囿之吏也然而  
志士守其義者常念雖死無棺槨但沒在於溝壑之中而不  
恨也勇義之士念雖喪去其首而且不顧也孔子於此何取

焉蓋孔子以取非其所招而能不往者也如此則虞人不得  
其所招之禮尚且守義雖死而且不往應其招如何為之君  
子且以不待所招聘而往見諸侯是何為哉蓋先王制招聘  
之禮旌所以招其大夫者虞人之招但以皮冠而已今齊景  
公以旌招虞人虞人守其職分所以雖死而不往也孟子引  
此意以謂今之諸侯所以問有能招己者又非招己之所招  
而待之也故我何往見之哉所以不往見之也且夫枉尺而  
直尋者至亦可為與孟子又言且夫子今以謂枉其尺而直  
其尋以得而為之而已如以利為之雖枉其尋而但直其尺而  
利亦可得而為之耳孟子所以言之以此者蓋謂我苟志於  
利雖枉尋而直尺我亦為之況子以謂枉尺而直尋乎本其  
我志於分義不肯枉道以徇利所以不欲屈己而求見於諸  
侯也以其見之諸侯但為之徇利者矣故雖枉尺而直尋不  
為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孟子又引昔者晉卿趙簡子嘗使善  
御人王良與幸人奚乘而田終日而不能得一禽奚乃反命  
報於簡子曰王良天下之賤工師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能復  
之或有人以嬖奚報簡子之言為王良之賤遂告王良王良  
聞之故請復與嬖奚乘而田強而後可王良強勉嬖奚乃肯  
行一朝而獲十禽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言一日遂得十禽

變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王良乃天下之良善工師也非賤者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不可至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趙簡子言於嬖奚曰我使王良與女乘於是簡子謂王良而使之良乃不肯遂言於簡子曰我爲之法度之御我與嬖奚馳驅而田終一日而不能獲其一禽後爲之詭而橫射之止一朝而以能獲者十禽且詩小雅車攻之篇有云不失其馳驅之法而所中者應矢而死如破矣此君子之所掌乘御者且羞與射者比至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引至此乃自爲之言曰夫王良但爲之御者且尙能羞恥與嬖奚之射者比並雖使王良與嬖奚比之如得禽獸若丘陵之多亦必不爲之比矣今子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傲之諸侯而往見之是何如哉且子言此者已失之過謬也如枉己之正道者未有能直其人者也必自正己之道然後可以直人矣是亦楊子所謂誦道而伸身雖天下不可爲也同意○注招虞人以當皮冠○正義曰經於萬章篇云萬章問孟子招虞人何以孟子曰以皮冠是其文也○注趙簡子晉卿至工師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趙景公卒趙鞅是爲簡子爲晉卿晉出公十七年卒張華云簡子家在臨水界冢上氣成樓閣○注詩小雅車攻之篇○正義曰此篇蓋言宣王復古也箋

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謂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二矢發則中如錐破物也○注伯夷亦不屑就也○正義曰此乃公孫丑篇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未之文也

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

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嘗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備諸侯使強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則天下兵革熄也

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

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

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正君女子則

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居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爲大丈夫也

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

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可以

為之大丈夫矣 [疏] 景春曰至此之謂大丈夫○正義曰

以況儀衍者也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問孟子曰公孫衍張儀二者

豈不誠為大丈夫之人哉夫二人一怒則諸侯懼之以其能使強陵弱故也安居處而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於是乎熄

滅景春故以此遂謂二人實為大丈夫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至妾婦之道孟子答之景春曰二人如

此安得為之大丈夫乎子未嘗學禮也夫禮言丈夫之冠也父則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則命之蓋以冠者為丈夫之事故

為婦之道也以責其成人之道嫁者女子之事故母命之以責其雖往女之家必當敬其舅姑亦必當戒慎以貞潔其已無違

遵敬夫子以其夫在則得順其夫夫沒則從其子以順從無

違

違

違

違

違

違

違

違

違

違

違

違

違

違

違

違

違

濶為正而已固妾婦之道如此也乃若夫之與子在所制義固不可以從婦矣苟為從婦以順為正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孟子所以引此妾婦而言者蓋欲以此妾婦比之公孫衍張儀也以其二人非大丈夫耳蓋以二人為六國之亂期合六國之君希意導言靡所不至而當世之君讒毀稱譽言無不聽喜怒可否勢無不行雖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未免夫從人以順為正者也是則妾婦之道如此也豈足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至此之謂大丈夫孟子言能居仁道以為天下廣大之居立禮以為天下之正位行義以為天下之大路得志達而為仕則與民共行乎此不得志則退隱獨行此道而不回雖使富貴亦不足以淫其心雖貧賤亦不足以移易其行雖威武而加之亦不足屈挫其志夫是乃得謂之大丈夫也今且以公孫衍張儀但能從人而不知以此正其己是則妾婦以順為正之道固不足以為大丈夫者焉○注景春至革熄也○正義曰云景春孟子時人經傳未詳公孫衍魏人也號為犀首為秦王之孫故曰公孫案史記云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魏王所以欲貴張儀者但欲得韓地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

魏必圖秦而棄儀後相衍張儀去復相秦卒犀首入相秦常佩五國之相印為從長司馬彪曰犀首者魏之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是也張儀者案史家本傳云張儀魏人也常事周鬼谷先生後相魏而卒凡此是皆公孫衍張儀之事矣

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孟子曰

仕傳曰孔子三二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

質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爾公明儀曰

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公明儀賢者也言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三

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曰士之

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

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

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

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

足弔乎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

祭服不成不實肥腓也惟辭也言惟訓誥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

曰不亦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出疆何為復載質曰士之仕

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言仕之為急若農夫不可不耕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

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魏本晉也

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為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為不急仕也曰丈夫生

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

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

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

而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

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由其道亦與

鑽穴隙者無異

**疏**

周霄曰至鑽穴隙之類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

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問孟子曰古之君子欲為仕乎否孟子曰曰仕傳曰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者此孟子答之以為古之君子欲為仕也傳文有云孔子三月不得佐其君則心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也出其疆土必載贄而行贄者如所謂三帛二生一死之贄也臣所以執此而見君也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又引公明儀亦云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不以變如不得佐其君乃弔問之明其欲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怪此言復問之曰三月無君則弔問之不以失之大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至亦不足弔乎孟子又答之曰夫仕者欲行其道若失其職位則如諸侯之失其國家也如此三月無君則弔豈足謂之急歟且禮有云諸侯躬耕藉田勸率其民收其藉以供

給其粢盛稷稻夫人乃親養蠶織絲以為之祭服如犧牲不成肥膾稷稻無以致絜衣服又無以致備則不敢以祭社稷宗廟惟士之失位無有田祿者則亦不祭無他以其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非特不敢祭又且不敢以宴樂也如此是亦不足為弔之急矣若公子重耳失其晉國而且稱喪人孔子失魯司寇之位亦謂之喪以至士大夫之去國必為壇位嚮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三月而復蓋亦此意也然則士之三月無君則弔尚何以為急乎牲殺器血牲必殺故曰殺器血所以覆器者也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又問孟子士之出疆必載其質是如之何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答之曰士之進於為仕也若農夫之於耕也夫農夫豈為出疆而耕乃以舍去其耒耜哉此士之為仕所以出疆亦必執其贄也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之急仕如此之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周霄又問孟子曰今之晉國亦可為仕之急也然而未嘗聞有仕者如此之急又何以仕既如此之急然而君子之難進於仕是如之何故以併問之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至鑽穴隙之類也孟子又答之曰丈夫之生乃願為之有室婦女子之生乃願為之有家而事之其於欲慕為人子之父母心人皆有之矣然

而欲為父母其為室家乃不待父母之命媒妁而言之遂私鑽穴隙而相窺踰牆而擅自相從終雖得為父母其於國中之眾人亦且皆賤之而不美矣夫古之人未嘗不欲為之仕也然而又惡其不由其道而為之仕所以君子難仕也如不由其道而往為之仕者是與此鑽穴隙相窺而慕為人子之父母之類也孟子所以終荅之周霄以此者以其士之仕猶男女之相求亦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注質臣所執以見君至不得爾○正義曰蓋質之為言至也自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所以為質以見其君與自相質同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

從者數百人以得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泰甚也彭更孟子弟

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

泰子以為泰乎 簞筥也非其道一筥之食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之天下為泰乎 曰

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彭更曰不以舜為泰也謂仕無功而虛食人者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

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 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也輪輿人與人作車者也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餘羨者也 於此有人焉人則孝出則悌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

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人則事親孝出則敬長悌梯順也守先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

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

於此亦但志食也 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

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孟子言祿以食功子

彭更以為彼志食也

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

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孟子言祿以食功子

於此亦但志食也

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

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孟子言祿以食功子

於此亦但志食也

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

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何食 曰食志 彭更以為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

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

之為也然而其志反 曰否 彭更曰 曰然則子非食志

也食功也 孟子曰如是則子果 疏 彭更問曰至食功也

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

雖食諸侯不為素餐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

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彭更孟子弟子問孟子以謂車有

數十乘之多從徒又有數百人之眾皆以傳食於諸侯不以

為泰甚乎傳食蓋以孟子食於諸侯車徒又食於孟子要之

所食之祿皆出於諸侯之所供耳故云傳食諸侯孟子曰非

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若舜受堯之天下不

以為之泰子今以車徒傳食於諸侯為之泰以其不足為泰

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又曰否不以舜為泰而言

也蓋以士之無功事於諸侯固不可虛食於諸侯也曰子不

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至皆食於子孟子又答之曰今且以

子言之如子不通功易事而相濟以有餘而補其不足則農

夫有餘粟而人有受其飢女有餘布而人有受其寒子如通

功易事乃可以各奉其事業則梓人成其器械以利用匠人

營其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

是皆得食於子矣事與功者蓋所作未成則謂之小事之成

則謂之功孟子所以言之者蓋謂梓匠輪輿皆小人之功也

如得以通功易事而皆得食於子況有君子之功效於道者

而乃不得傳食之於諸侯乎故以下文言之於此有人焉入

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

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孟子又言今有人焉入於

閨門之內則以孝為仁出於鄉黨邦國之間以悌為義是守

先王仁義之道以待覺於後之學者是有功於道者也而乃

不得食於子是則子何獨尊於梓匠輪輿小人之功而以輕

為仁義有功於道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君子之



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孟子又欲排之故以此喻之言今有人於此但以毀破碎之瓦而畫地又復墁滅之是其志將以此求其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彭更以為如此者不食之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乃言之曰如是則子非食其有志於求食者也是則食其有功者也是毀瓦畫墁但有志而無功者而彭更不食之是則知彭更是亦食於有功者矣然則孟子志非欲傳食於諸侯而諸侯所以食之者亦以孟子有功而已矣。注周禮攻木之二。正義曰此蓋梁惠王下卷說之矣。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

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問宋當如齊楚何也孟子曰湯

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

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

葛伯食之又不以祀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又使人

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亞

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

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

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尚書逸篇

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

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四海之民皆曰

湯不貪天下富也為一夫報仇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

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

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

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

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

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  
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來我則無罰矣歸市  
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

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

周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

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

而已矣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  
文也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

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篚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  
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  
子小人各有所執以成其類也言武王

之師救殷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太誓曰我武惟

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誓

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  
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箠食壺

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為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  
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  
古泰誓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

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萬章憂宋迫  
於齊楚不得

行政故孟子為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疏萬章問曰

能行之天下思以為君何畏齊楚之國焉

大何畏焉。正義曰此章言修德無小暴慢無強也萬章問

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萬章問

孟子言宋國小國也今將欲行王者之政齊楚大國惡其行

之而欲伐之則宋國當如之何而處之孟子曰湯居亳與葛

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至此之謂也

孟子答之曰湯王居亳地與葛國為鄰葛國之伯放縱無道

而不祀先祖湯王使人問之葛伯何為不祀先祖乃答之

曰無以供其犧牲也牲之色純無雜色謂之犧牲湯乃使人

遺賜之牛羊葛伯既受之牛羊又自食之而不祀先祖湯又

之有不授與之者乃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飯餉其耕者葛伯  
率民殺其子而奪其黍肉故書有云葛伯仇怨其有所餉者  
故害之是此之謂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孟子又言為其葛伯殺此  
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孟子又言為其葛伯殺此  
童子而湯乃往而征伐之四海之內人皆曰湯王非貪富於  
天下而征葛也為天下無敵者言湯王初征自葛國始也  
湯始征自葛載至后来其無罰者言湯王初征自葛國始也  
湯之十一征而天下無敵者言湯王初征自葛國始也  
國怨之以為不先征其我君之罪南面而征其君則西夷之  
國怨之以為不征其我君之罪而先於彼故怨云何為而後  
去其我民之望其湯之來若大旱之時人望其雲霓而雨之  
降也遂使歸市者得奔趨而貿易芸苗者亦得芸而不為之  
休亦以湯即誅其君之有罪者而又能弔問存恤其人民故  
如時雨之降民皆大喜悅之書云民俟待我君之來言我君  
之來則我無誅罰矣一說云十一征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者  
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有攸不惟臣至  
取其殘而已矣此皆逸書之文也言殷之民有所征之則無  
不惟念臣服之節故武王東征而綏撫其士女則為之士女  
皆以箱篚盛其玄黃之帛以昭明我之周王見休美惟臣皆  
得就附于大邑周家也故其君子實則玄黃之帛以迎其言

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是各從其類也武王之師象  
中有君子有小人故商民有君子有小人迎之者也言武王  
所拯救殷民於水火之中獨取伐其殘賊其民者也今據書  
乃曰昭我周王而此乃曰紹我周王蓋紹者繼也民皆以玄  
黃之帛盛於篚而隨武王之師後而繼送之也蓋周王者即  
武王也然必以玄黃於篚者蓋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武王能  
革殷之否而泰之是能如天地以覆載以養民者也必言士  
女者以其武王所綏不特匹夫匹婦而已雖未冠之士未笄  
之女亦且綏之故曰綏厥士女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此古之太誓篇之文也言太  
誓有云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紂之疆界則取于  
殘賊者於是殺伐之功用張行之故比于湯王伐桀之時又  
有以光于前代也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至齊楚雖大何  
畏焉孟子於此乃曰今宋國不行王者之政故云齊楚雖大何  
伐之爾如宋國苟能行其王者之政則四海之內人皆舉首  
引領而望之欲以為之君也齊楚二國雖大然何畏之有  
注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正義曰案地理志云葛今梁國寧  
陵有葛鄉裴駟亦引之而證史記亳都亦在梁國故云為鄰  
書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孔安國云葛國伯爵也  
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言伐始於葛

也書於是乎作湯征今尚書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  
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孔傳云葛伯遊  
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  
湯爲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  
以言則近者著矣曰奚獨後予者蓋怨者之辭也○注從有  
攸下至殘賊也○正義曰云篚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  
之帛者禮云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  
帛也鄭司農云三染謂之纁此亦周禮鍾氏有三入爲纁故  
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  
明告子不勝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

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  
此欲變其子使學齊言

當使齊人傳之使  
楚人自傳相之邪曰使齊人傳之不勝曰  
使齊人曰一齊人

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曰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  
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曰撻而求其楚

亦不可得矣言使一齊人傅相衆楚人咻之咻之者雖也  
如此雖日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

勝衆也莊嶽齊街里名也  
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

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

王誰與爲不善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士也欲  
使居於王所如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

居州則王誰與  
爲不善者也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

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如使在  
王左右

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爲善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

疏孟子謂戴不勝至如宋王何○正義曰此章言自非聖

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  
扶自直之類也孟子謂戴不勝曰至亦不可得矣不勝宋王  
之臣也姓戴名不勝孟子謂之曰子今欲子之宋王爲善歟  
我今明言而告子且假喻今有楚國之大夫於此欲使其子  
學齊人之言則當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

不勝荅之以爲當使齊人傅相之孟子又言如使一齊人傅相其子之言而衆楚人皆咻嚙之雖日加鞭撻其子而求爲齊言也不可得已如引其子置之閭巷之間數年之久雖日加鞭撻而求其子爲楚言亦不可得已子謂薛居州善士也至如宋王何孟子又言今不勝謂薛居州善士者也使之居於宋王之所如在宋王之所者長幼卑尊皆如薛居州善士者也則宋王誰與爲不善也如在宋王之左右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之善者也則宋王誰能與爲善今以一薛居州獨佐於宋王爲善其能如宋王何無他以其一人之寡不能勝其衆也故孟子所以齊人楚人而比喻之也薛居州宋國之善士者也

###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六上

卷第六上

南昌縣知縣陳煦棨

### 孟子注疏卷六上拔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請見孟子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見字

故招之而不至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故不至也

何爲也已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已字

尺小尋者尙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其利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

考文古本者尙作大不無其字案音義出要利則無其字是也

簡子幸臣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吾爲之範我馳驅

音義範我或作范氏案後漢書班固傳注引孟子正作范氏文選注同今亦誤改爲

範我。按范氏見左傳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賜氏曰御龍晉范氏其後也李善引括地圖即此事但孔甲譌爲禹耳孟子作范氏爲長範我乃淺人所改

不習於禮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一發貫臧足利本臧作機音義出貫臧作機非。按臧即今五臧字徂浪切一發貫臧應矢而死所謂貫心死疾為上殺也孫宣公云臧如字非也

尚知羞恥此射者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羞恥作恥羞

而見之乎

閩監毛三本孔本足利本同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乎字

章指言修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亦不屑就也

招虞人以當皮冠

以當誤倒閩監毛三本不誤

當以義正君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正作匡

乃可以為之大丈夫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乃可謂大丈夫案為

無理

章指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

考文古本作相謀

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婦以況儀衍

而不得爾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爾字

言古人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而字

猶喪人曰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曰作也案也是

周霽曰我晉人也

考文古本上有故字

君子何為難仕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重若此二字重者是

如不由其道亦與鑽穴隙者無異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道上

有正字亦作是無作何

章指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

考文古本 祿踰牆之女人之所賤故弗為也

為甚奢泰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無者字孔本者也作乎

非其道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非以其道

子以舜受堯之天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謂仕無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亦作仕廖本仕作士孔本韓本同下有事字考文古本亦有事字

是其四餘羨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四下有者字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是其四者羨餘也案閩監毛三本誤

悌悌順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悌作順也二字

彭更以為彼志食於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食於作於食案三本誤

畫墁音義云張武安切與謾同。按謾必誤字謾者欺也於此文理不順依注云墁減則當云與墁同集韻縵慢墁三字同也墁乃墁之俗

然而其意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意作志

則可食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可作子

則子果食功也非食其志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無非食其志也五字韓本考文古本與廖本同無則字

章指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餐

尚書逸篇文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書尚書逸篇也

言湯伐葛伯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言湯所以伐殺葛伯

爲一夫報仇也閩監本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毛本誤作匹夫執仇也考文古本與毛本同匹作

北狄怨廖本狄作夷

自葛始也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岳本廖本孔本自作從

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閩監毛三本同岳本下再下有出字廖本韓本考文

古本作再十一者湯再出征十一國孔本與廖本同無出字

民曰待我君來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重君字

有攸不惟臣按各舊本經注及各本注疏皆作惟疏云惟念臣服之節固不誤也朱子集注本譌作爲臣不可不正

篚厥元黃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篚作匪案音義出匪厥丁云義當作篚此作匪古字借用則作匪是

也下同。按據說文亡部匪似竹篚引周書實元黃于匪非借用乃正字也竹部篚訓車笞也  
救民於水火之中音義救字或作拯

皆尚書逸篇之文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也字

以成其類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成作迎

太誓曰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太作大注太泰同

侵紂之疆界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侵于之疆四字

以張殺伐之功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殺伐作伐殺

皆古泰誓也孔本脫也字

何畏齊楚之國焉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國二字

章指言修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雖



孟子注疏卷六上按勘記  
四  
欲不王末由也已

實則元黃之帛 則實誤倒閩監毛本不誤

當使齊人傳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邪字

衆楚人咻之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衆楚作楚衆

嚶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謹也案音義出嚶也丁云字謹譁同則作謹非也

如使在王所者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如誤即

則王誰與爲不善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章指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涅不染自黑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

孟子注疏卷六上按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六下

滕文公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

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諸侯之聘不見之

於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古者不爲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

者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

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善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

以見之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

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陽貨矚

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

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矚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



云畦菜畦也是知則園也。注論語曰饋孔子豚。正義曰案孔安國傳云陽貨欲使孔子往謝故遺孔子豚。陽貨陽虎也名虎字貨為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將使之仕也。豚豕之小者故論語於陽貨篇云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寶而迷邦可謂仁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此是其事也。注子路剛直正義曰案孔子弟子列傳云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是為剛直也後死於衛。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

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孟子

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

此為喻知攘之惡當即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之之言若此類者也。疏戴盈之目

年。正義曰此章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速然後可也。戴盈之曰什一去

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戴盈之即戴不勝字盈之也為宋國之大夫問於孟子曰欲使宋君去關市之征

稅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取之以待來年然後盡去之如之何孟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以待來年然後盡去之如之

喻之以荅盈之之言非也言今有人曰日攘取其鄰家之雞者或有人告之曰此攘雞乃小人盜賊之道非君子大公至

正之道也乃曰請損之但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止而勿攘今子如知宋君取關市之稅為非義若此攘雞之非道斯

可速而止之耳何可待來年然。公都子曰外人皆稱

後已乎此孟子所以告之是耳。公都子曰外人皆稱

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公都子孟子弟子外人他人論

之徒。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日我不得已

辯爭。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日我不得已

正道懼為邪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

所亂故辯之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

五流卷六下

三

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

者為巢上者為營窟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迭有治亂非一卅水生蛇龍永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埋下者於樹上為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為窟穴而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尚書逸篇之處之

無涯故曰洚水也洪大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

而放之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

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使

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菑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為菑水流行於地而去之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

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

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

沛澤多而禽獸至暴亂也亂君更興殘壞民室屋以其處為汙池棄五穀之田以為園圃長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並至之厄其小人則放辟邪侈故作邪偽之說為姦寇之行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眾也田疇不墾故禽獸眾多謂羿桀之時也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

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天下大悅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書曰丕顯

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書尚書逸篇也不大顯明承續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

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

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

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正道遂滅

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綱紀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

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

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

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

獸也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與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攢

議於世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

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公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廚養犬馬不恤民是

為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

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

將相食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吾為此懼閑先聖

之道距楊墨故注辭邪說者不得作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

懼聖人之道不著為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

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說與上篇

同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

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治也周公兼

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則莫我敢承此詩已見上篇說無父無君是周公所

膺也是周公所欲伐擊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

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

也疏孟子曰予豈好辯哉至聖人之徒也。正義曰此章

言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也公都子問孟子

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與楊墨之徒爭辯敢問是何如孟子曰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答之曰我豈好與彼爭辯之

哉但欲正人心不得已而用辯之也天下之生民以來至于今以久矣

亂至上者為營窟孟子言天下之生民以來至于今以久矣

其間一治一亂甚多當堯之時水逆勢而流行氾濫濁於中

國蛇龍由是居處於其間民亦無所安其居處以至居於堯

下者乃於樹上為巢如鳥之居於巢也居於高原之上者乃

鑿為穴窟而處之書曰洚水警余洚水洪水也使禹治之禹

掘地而注之海至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言尙書逸篇之文

云洚水警懼我此蓋舜言故稱余我也孟子引之故自解

之洚水言洚水則洪大之水也故舜使禹治其洪水禹乃掘

地因其勢順而流注之海又驅遣蛇龍而放之菹蕪澤生草

之所也於是水從地中流行故不汜逆所謂導江導淮導河

導入漢之水是禹之治也危險艱阻既以遠去而無氾濫之

患鳥獸之害於人者遂消滅然後人皆得平坦之地而居之

所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為巢營窟之難於是免

矣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至及紂之身又至咸以正無缺者

孟子言自堯舜既沒之後聖人所行之道衰微暴虐之君更

興乃毀壞民之宮室以為之汙池而民皆無所安居休息又

棄五穀之田以為之園囿而恣遊傲乃使民不得衣食於是

孟子卷之二

五

人皆以正道行之故無虧缺也後人是謂成王康王在後者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至其惟春秋乎孟子又言至周世之道衰於是微滅邪說暴行之人又有起作於是臣弑其君者有之正心故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之經蓋春秋者乃設素王之知我矣罪天子之事迹也孔子云知我正王綱者其惟以春秋不作諸侯放恣至是禽獸也孟子又言自孔子之後聖王無有與作於其間諸侯乃放恣為亂布衣之處士乃橫議而遊說於諸侯於是楊朱墨翟偏蔽之言盈滿於天下天下之言者不歸從楊朱之為己則歸從墨翟之言盈滿於天下無己之言行是使天下無其君也兼愛之言行是使天下無其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之類也非人也公明儀曰至率獸而食人也孟子又引昔公明儀有云君之庖廚乃多有其肥肉棧廩之中多養其肥馬而下民以有飢餓之顏色郊野之間以有餓死之莩者如此是國君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愛之道不著至吾為此懼又至吾言矣孟子又言楊墨自為兼充溢掩其仁義之道也仁義既以邪說充塞而掩之則不特率獸食人而人亦將自相食也孟子故言我為此恐懼乃欲

防閑衛其先聖之正道而排斥其楊墨放逐其淫辭使邪說者不得與作於其間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此蓋說在上篇此更不說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皆孟子言至於此又復自堯至於孔子再詳摠說之也言往者自舜使禹抑治其水而天下於是乎得平安至周公相武王兼征夷狄驅逐暴獸而人民於是乎得寧靜以至孔子作成春秋而褒貶著而亂臣賊子於是乎恐懼之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說在上篇詳矣孟子言如是則無父無君者是周公所欲膺擊而伐之也我今亦欲正其人心息滅其邪說距止其險陂之行放逐其淫辭以奉承禹周公孔子三聖者豈我好與楊墨之辯哉是我不得已故當與之爭辯也然而能言距止楊墨之道者是亦為聖人之徒黨也故曰我亦欲正人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注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至消盡也王義曰禹通九州者蓋始自堯所都冀州而起遂從東南通于兗州兗州既達又東南通於青州冀州既達又從南通於徐州徐州既達又南通於揚州豫州既達又從豫而西通於梁州達又從荆而北通於豫州豫州既達又從豫而西通於梁州

梁州既達又從梁而北通於雍州雍州既達於是又通乎冀  
州冀州乃帝都也凡此是皆禹通之耳。注奄東方無道國  
至主來自奄正義曰案鄭玄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裴駰亦引  
而證史記云伐奄者孔安國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國  
又叛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而徙其君五月自奄還至緡京  
是玉自奄也云飛廉紂諛臣案史記云飛廉乃顛頊之苗裔  
也飛廉善走其子惡來惡來有力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  
武王伐紂并殺之是矣舜放四罪所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  
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凡  
此是也。注禹稷胙胙周公仰思仲尼皇皇正義曰經云禹  
稷手足胼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揚雄云  
仲尼皇皇是也凡此蓋言皆能勤於為生民耳  
匡章曰陳  
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  
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  
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匡章齊人也陳  
仲子齊一介之  
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而餒也蠶蟲也  
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  
孟子曰於齊

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  
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  
壤下飲黃泉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蚯蚓之蟲也充滿其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仲子  
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  
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  
是未可知也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  
也匡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辟纊以易食宅耳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纊故云辟纊曰  
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



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

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為齊

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為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窳於於陵也他日歸則

有饋其兄生馘者已頻顙曰惡用是駢馘者為

哉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鵝而非之已仲子也頻顙不悅曰安用是駢馘者為乎駢馘鵝鳴聲他

日其母殺是馘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

駢馘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

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

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異

母食以鵝不知是前所頻顙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駢馘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屨

纒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尚能充人

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充其操也是以孟子喻以蚯蚓而

比諸巨疏匡章曰至而後充其操者也。正義曰此章言

擊濁不可常法者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至自有

見者匡章齊國之人也仲子齊國一介之士也匡章謂孟子

曰陳仲子之為人豈不誠為廉士者哉言仲子居處於於陵

之地三日無食故不求食以至飢餓使耳聾而無聞目盲而

無見井里之上有李果為蟪蛄所食者其實已過半矣但匍

匍往而取食之食至三吞然後耳方有所聞而不聾目方有

所見而不盲言仲子之至如此之甚尚不肯苟求於人是所

謂豈不誠廉潔之士哉孟子曰於齊國之士至下飲黃泉孟

子答之以謂於齊國之士中吾必以陳仲子但如指中之

大者耳雖然大指又安能為廉潔之士哉如充滿其仲子之

操守則必似蚯蚓而後可行也故蚓但上食其槁壤之士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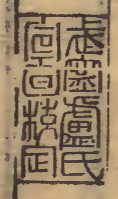
飲其黃泉之水是謂極廉矣今仲子所居處之屋且以為伯

夷之所築而居之歟抑亦盜跖之所築而居歟仲子所食之粟米且以伯夷之所種而食歟故孟子以此問之匡章乃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

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然孟子必以伯夷言之又必以盜跖言之者蓋謂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也但亦盜跖所築樹而居食之也豈足謂之廉士哉故曰是未可知也以其但亦盜跖所築樹也殆未可得而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匡章又言於孟子曰此何傷於仲子為廉哉言雖盜跖之徒而築樹之而仲子所居食之亦不足傷害仲子為廉潔之士矣以其彼仲子親織其草屨妻緝績其麻以更易室與粟而居食之也曰仲子親織其草屨妻緝績其麻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至蝸而後可充其操者也孟子又言仲子者乃齊國卅卿大夫之家也其仲子之兄名戴者食采於蓋之邑祿受萬鍾之秩仲子乃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以兄所居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遂逃避其兄離去其母而自處於於陵於齊之別邑也異日歸省其母見有饋遺其兄之生鵝者乃頻顛不悅而言曰安用是鵝者為饋哉又至異日其仲子之母乃殺此鵝與仲子而食之其仲子之兄自外而歸至見仲子食此鵝肉乃疾告之曰此是前日所饋我鵝者之肉也仲子覺為鵝肉出門外哇而吐之以其母所殺之食而且不食乃食於妻子所辟纊而易所食而食之以兄所居之屋而且不姑乃以於陵之人所居

之屋而居之如此尚何能充為人之類乎若仲子者但如蝸之性然後可充其所操也孟子意謂仲子之廉以此是不足為廉者矣人安可得而法之邪匡章子所以言仲子為廉士者以其欲則法之宜孟子以是言而比喻巨擘蚯蚓之類而排拒之也巨擘大指也。注緝績其麻曰辟練麻曰纊。正義曰釋名云辟分辟也纊布纊也是知為緝績練麻也。注食采於蓋。正義曰蓋齊之邑也公孫丑之篇亦有說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六下



中庸精義  
卷下  
精義

南昌縣知縣陳煦彙

孟子注疏卷六下拔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閉門而不納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納作內案音義出不內作內是也

有好善之心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善作義

陽貨闕孔子之亡也

音義闕或作瞰。按依說文則闕是正字

章指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闕亡得宜正已直

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

足利本無赧然以下九字

公孫問曰

閩本同監毛二本孫下有丑字

孟子必荅孫丑以此者

閩本同監毛二本孫上有公字下孫丑乃不知之同

章指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譬猶攘

雞多少同盜變惡自新

孔本新作心非

速然後可也

孟子弟子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言孟子

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廖本孔本無孟字

生民以來也

孔本脫民字

迭有治亂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治亂作亂治

埋下者

毛本埋作卑案音義出埋作卑非也

尚書逸篇之水逆行

閩本之作文監毛本之水作水之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也

故曰降水也洪大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作故降水洪水也岳本廖本孔本韓本無上也字

謂澤有草為菹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草下有者字

水流行於地而去之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也

故作邪偽之說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邪作詐

誅紂伐奄

考文古本誅作討

大纘承天光烈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天誤夫

皆行正道無虧缺也

岳本正作王缺諸本作缺

懼正道遂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正作王

謂我正綱紀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綱紀作王綱

無尊異君父之義

廖本異作卑足利本同廖本無之字

而以攢議於世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攢作攢足利本作縱橫

野有餓殍

音義殍或作芟或作殍孔本作芟蓋采用或本殍殍已見於廣韻

此率獸而食人也

廖本考文古本獸上有禽字

距詖行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距險詖之行

故曰聖人之徒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七字

章指言夫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駢頭

周公仰思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汗聖賢若此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是

豈得不辯也

我亦欲正人下脫心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還至縞京閩本同監毛本縞作鎬

練其麻曰纒故云辟纒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其字故云辟纒四字考文古本引

故云辟纒云無此四字按練其麻當作練麻縷說文曰縷布縷也

竄於於陵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已頻顛曰音義頻亦作顛案文選注引孟子曰顛蹙而言正作顛字

賊鳴聲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聲上有之字按丁氏五歷切與賊鳴聲不相似蓋孟子

書本作兒如今人之讀小兒與鵝聲略相近也俗人加鳥作鵝則為說文六鵝字

是以孟子喻以丘蚓而此諸巨擘而已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

古本無此注

章指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

濁不可以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皆無以字常法是以孟子喻以丘蚓比

諸巨擘也

至自有見者自目之誤閩監毛三本不誤今據改

孟子注疏卷六下

孟子注疏卷六下按勘記

奉新趙儀吉按

<p>孟子注疏卷六下</p>	<p>孟子注疏卷六下</p>	<p>孟子注疏卷六下</p>
----------------	----------------	----------------

